

道之佛成 脈正法禪

虛老和尚開示錄

應無所住

們弟兄法年青的教佛身獻給養供書本將謹

應無所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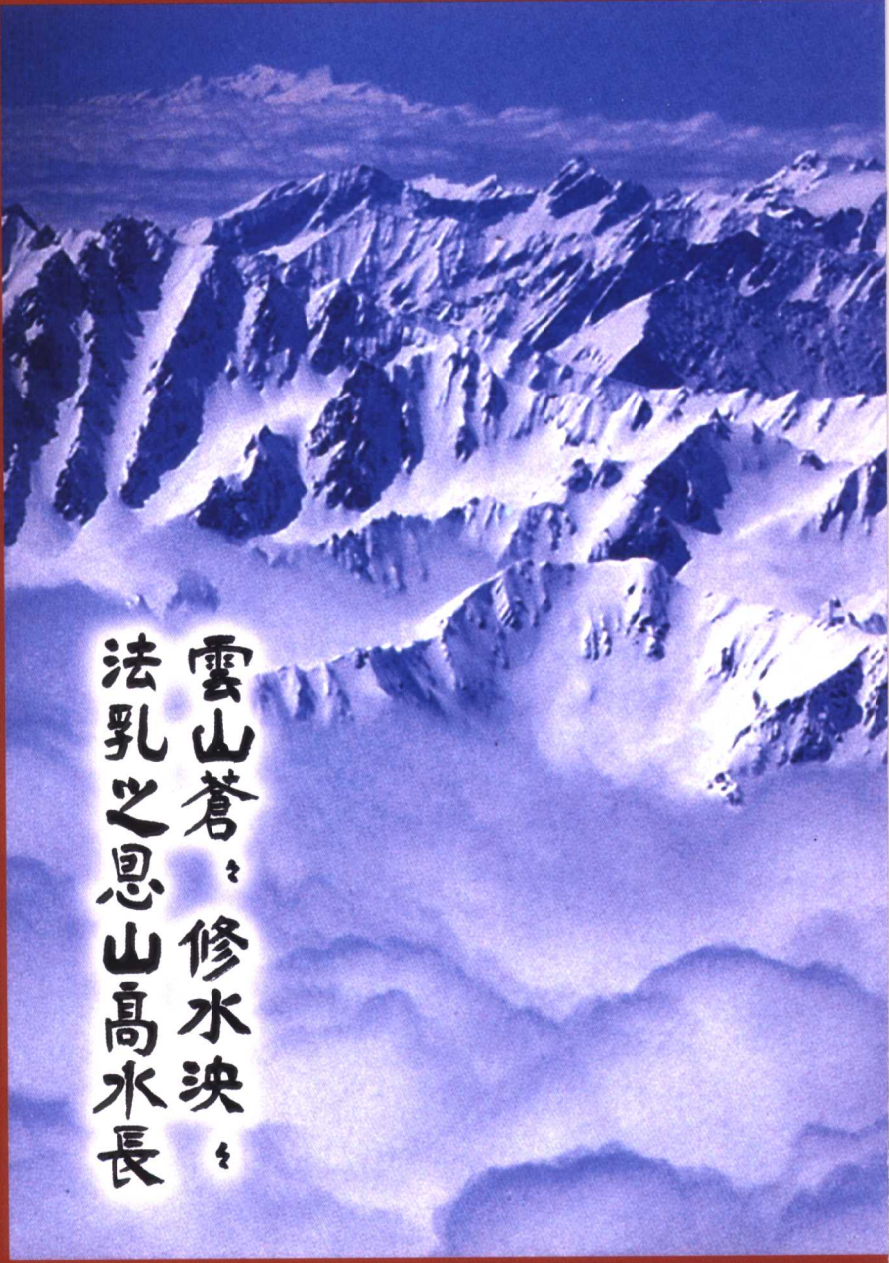
×
○
人
○
人

彌光
編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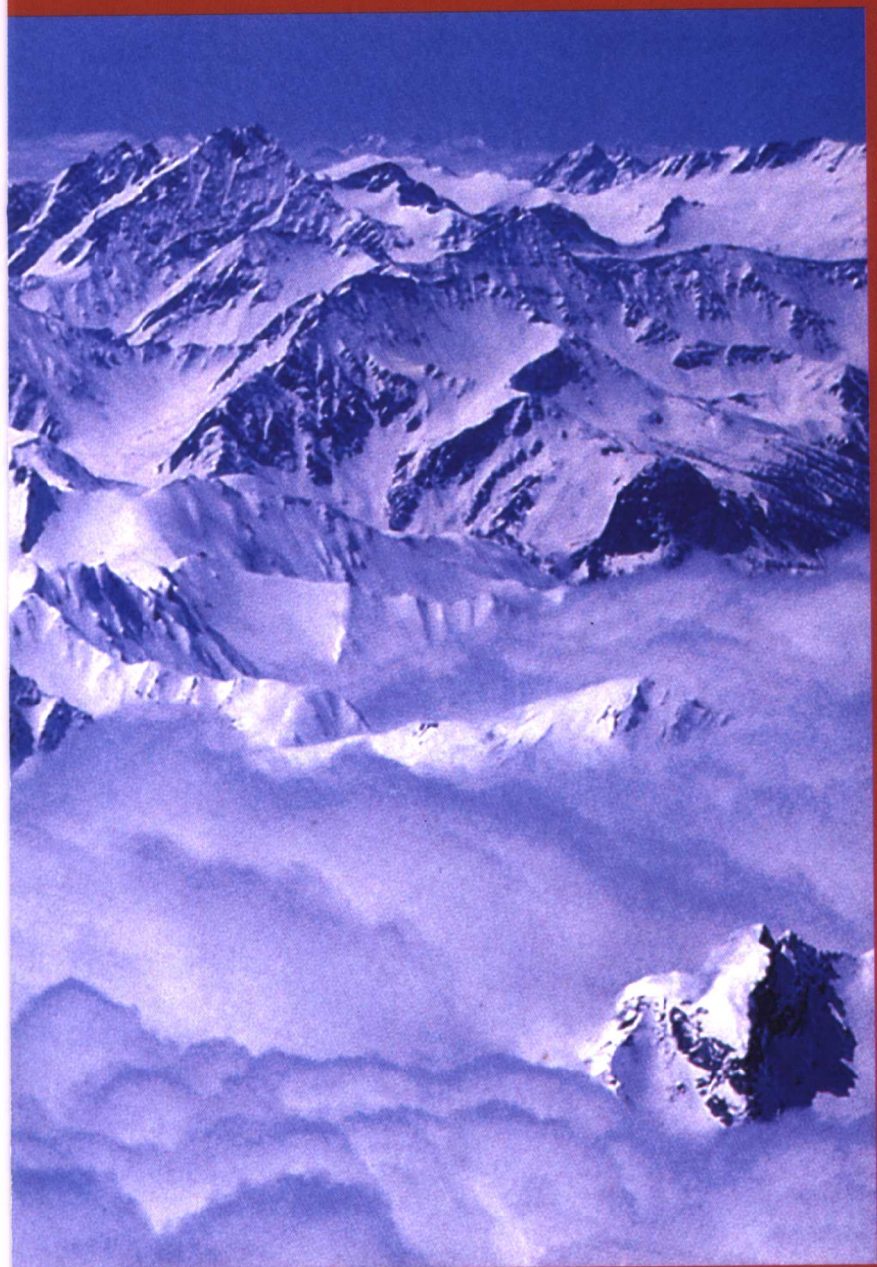


寺禪如真山居雲省西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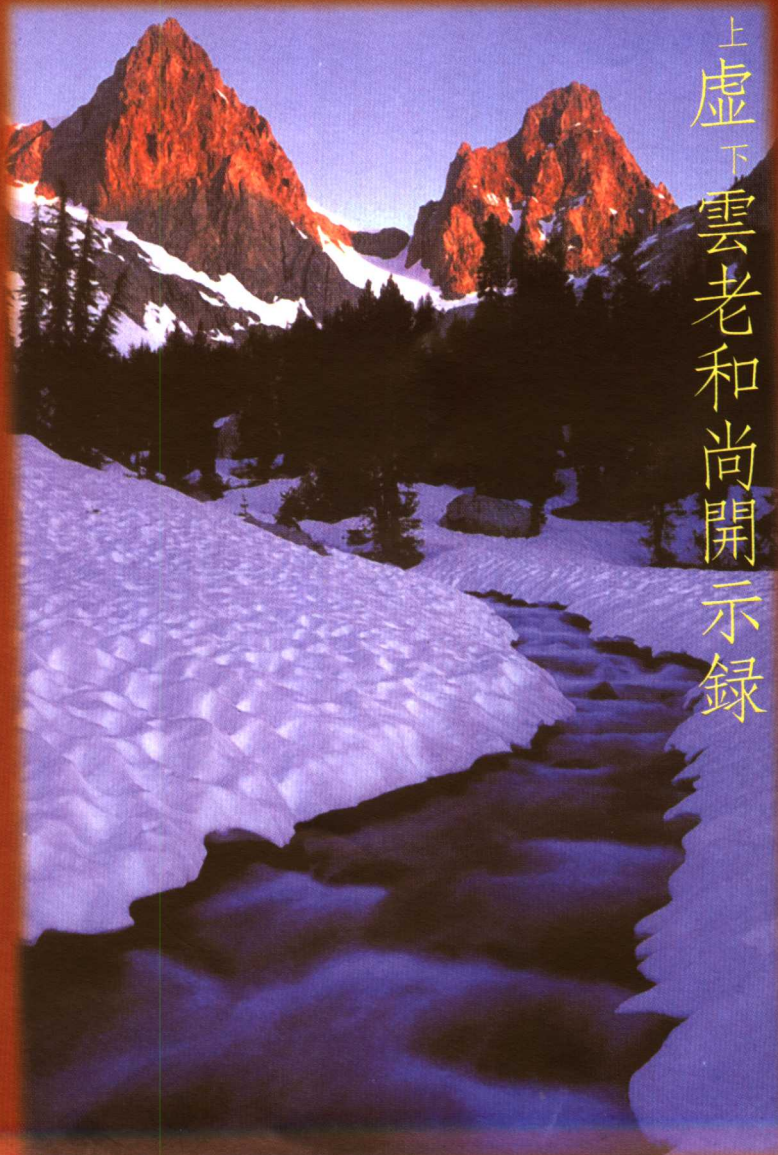
虛
雲
老
和
尚
開
示
舊
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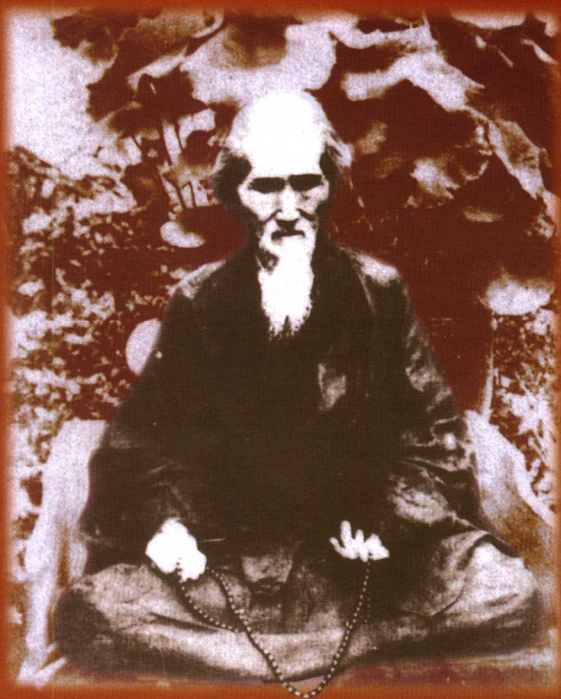


雲山蒼々修水決々
法乳之恩山高水長



上
虛下
雲老和尚開示錄





這個癡漢有甚來由。
末法無端為何出頭。
嗟茲聖脉一髮危秋。
拋却己事專為人憂。
向孤峰頂直釣釣鯉。
入大海底撥火煮漚。
不獲知音徒自傷悲。
笑破虛空罵不啣留。
噫問渠為何不放下。
蒼生苦盡那時休。

塵外不相關
 幾閱桑田幾滄海
 胸中無所得
 滿湖明月滿雲山



雲居山真如禪寺



虛公塔院

鼓山興學南華弘律
 乘願再來了往事
 鶴足安禪雲居攝衆
 所作已辦入涅槃

坐閱五帝四朝
 不覺滄桑幾度
 受盡九磨十難
 了知世事無常



虛公紀念堂



自他一體視 咸仰金粟尊
中流作砥柱 蒼生賴片言
末法衆生苦 向道有幾人

目 錄

上 虛下 雲老和尚生平傳略	1
皮袋歌	1
參禪要旨	14
禪七開示	43
方便開示	82
念佛與參禪（老實念佛）	187
憨山大師《費閑歌》	193

虛^上雲老和尚生平傳略

虛公諱古岩，又名演徹，字德清。晚年自號虛雲，別署幻游老人。系湖南湘鄉蕭氏子，梁武帝之后裔。父玉堂，以科舉出身，官至泉州太守。生母顏氏。庶母王氏。父母年逾四十而無子，發願廣修功德。清道光二十年庚子（公元一八四〇年），公誕生於泉州府署。初墮地爲一肉團，母大駭，遂氣壅而亡。翌日有賣藥翁來爲剖之，得一男孩乃公也，即由庶母王氏撫育成人。

公自幼不苟葷，讀書習禮，聰睿過人。年十一遇祖母周氏亡故，請僧人至家超度，公得見三寶法物，生大歡喜。隨尋佛經觀讀，及往南岳進香，若有夙緣，即萌出家之意，爲父所阻。年十七即欲棄家奔南岳，半途被叔父截回，強送至閩與田、譚二氏舉行婚禮。雖同居一室而無染，常爲二氏宣說佛法。咸豐八年歲次戊午（公元一八五八年），公時年十九，矢志出家，作『皮袋歌』留贈二氏，遂携從弟富國離家奔至福州鼓山禮常開老人剃度。見歌曰：

皮袋歌。歌皮袋。空劫之前難名狀。威音過後成罣礙。三百六十筋連體。八萬四千毛孔在。分三才。合四大。撐天拄地何氣慨。知因果。辨時代。鑿古通今猶蒙昧。只因迷着幻形態。累父母。戀妻子。空逞無明留孽債。

皮袋歌。歌皮袋。飲酒食肉亂心性。縱欲貪歡終敗壞。做官倚勢欺凌人。買賣瞞心施狡獪。富貴驕奢能幾時。貧窮兇險霎時敗。妄分人我不平等。害物害生如草芥。每日思量貪瞋癡。沉淪邪僻歸淘汰。殺盜淫妄肆意行。傲親慢友分憎愛。呵風咒雨蔑神明。不知生死無聊賴。出牛胎。入馬腹。改頭換面誰歌哭。多造惡。不修福。浪死虛生徒碌碌。入三途。墮地獄。受苦遭辛為鬼畜。古聖賢。頻饒舌。晨鐘暮鼓動心曲。善惡業報最分明。喚醒世人離五濁。

皮袋歌。歌皮袋。有形若不為形累。幻質假名成對待。早日回心觀自在。不貪名。不貪利。辭親割愛游方外。不戀妻。不戀子。投入空門受佛戒。尋明師。求口訣。參禪打坐超三界。收視聽。罷攀緣。從今不入紅塵隊。降服六根絕思慮。無人無我無煩惱。不比俗人嗟瀝露。衣遮體。食充饑。權支色身好因依。捨財寶。輕身命。如弃涕唾勿遲疑。持淨戒。無瑕疵。玉潔冰清四威儀。罵不瞋。打不恨。難忍能忍忘譏嗤。沒寒暑。無間斷。始終如一念阿彌。不昏沉。不散亂。松柏青青后凋期。佛不疑。法不疑。

了了聞見是良知。穿紙背。透牛皮。圓明一心莫差池。亦返源。亦解脫。
還元返本天真兒。無不無。空非空。透露靈機妙難思。到這裡，不冤枉，
囚地一聲是了期。方才稱。大丈夫。十號圓明萬世師。咦。猶是那個殼漏子。
十方世界現全身。善惡明明不差錯。為何依假不修真。太極判。兩儀分。
心靈活潑轉乾坤。帝王卿相前修定。富貴貧窮亦夙因。有了生。必有死。
人人曉得莫嚙呻。為妻財。為子祿。誤了前程是貪瞋。為甚名。為甚利。
虛度光陰十九春。千般萬種不如意。熬煎在世遭難述。老到眼花鬚髮白。
一善難聞枉為人。日到月。月到歲。空嗟歲月如轉輪。世間誰是長生者。
不如歸去禮慈雲。或名山。或勝境。逍遙自在任游巡。無常迅速知不知。
幾句閑言敢奉聞。念彌陀。了生死。多多快活誰得似。學參禪。得宗旨。
無限精神祇這是。清茶齋飯心不偷。二六時中為法喜。除人我。無彼此。
冤親平等忘譽毀。無罣礙。沒辱恥。佛祖同心豈徒爾。世尊割愛上雪山。
觀音辭家為佛子。堯舜世。有巢許。聞讓國。猶洗耳。張子房。劉誠意。
也弃功名游山水。況末劫。甚艱苦。如何不悟古人比。縱無明。造十惡。

費盡心機為世鄙。刀兵厲疫旱潦多。饑饉戰爭頻頻起。變怪屢聞妖孽生。地震海嘯山崩圯。適當其際可奈何。多行不善前生裏。事難如意落迷途。處貧遇患善心始。善心始。遁入空門禮法王。懺悔罪過增福祉。拜明師。求印證。了生脫死明心性。勘破無常即有常。修行大有徑中徑。聖賢勸世有明文。三藏經書尤當敬。瀝心腸。披肝膽。奉勸世人應守正。莫當閑言不記心。大修行人必見性。速修行。猛精進。種下菩提是正因。九品蓮生有佛證。彌陀接引到西方。放下皮袋超上乘。皮袋歌。請君聽。

翌年，依妙蓮和尚受具。爲避父尋找，隱山后岩洞禮萬佛懺，常遇虎狼，亦不畏懼。三年后，聞父辭官還鄉之訊，方返常住，承任苦行職事，履踐頭陀行。每日僅食粥一盂，而體力強健，如是者越四年。因思古德不食人間烟火，種種苦行，乃辭去苦行職事，盡散衣物，復回后山持頭陀行。栖岩宿洞，冬夏一衲，野果充饑。三年后，出閩參方。親近天臺融鏡法師，領一語點拔，頓認前非，復蒙師識爲法器，令多參講座，以利游方。從此遍歷揚州高旻、寧波阿育王與天童寺、鎮江焦山及金山寺等處，通聽楞嚴、法華、阿彌陀等諸經。爲報父母恩，發心禮五臺。光緒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

壬午，自普陀山法華庵起香，三步一拜，一路上饑寒雪掩，痢疾腹瀉，口流鮮血，三次大病，奄奄待死，感文殊菩薩化身文吉俗人兩次相救，備償艱辛，歷時三載，始抵五臺山顯通寺，參加六月大法會。后由華嚴嶺北行朝恒山，禮堯廟，渡黃河，過潼關，登太華，訪首陽山，入甘肅境至崆峒山。光緒十一年（公元一八八五年）乙酉，西出大慶關到咸陽參慈恩、華嚴二寺，后抵南五臺結茅息足二年。光緒十三年（公元一八八七年）丁亥春，下山轉翠微山禮皇裕寺，安山於淨業寺再至草堂寺拜鳩摩羅什法師道場。翌年由入成都禮昭覺寺、文殊院、寶光寺，再由峨嵋西行入藏至拉薩。光緒十五年（公歷一八八九年）己丑，復南行經拉噶與亞東進印度，過不丹至楊甫城，朝佛古迹，改由孟加渡錫蘭朝聖地，入緬甸瞻大金塔，再經臘戌回國至大理，朝鷄足山禮迦葉尊者入定處。光緒十八年（公元一八九二年）壬辰，駐九華山，與月霞、普照諸師共弘五教儀，講華嚴經，參研賢首經教三年。光緒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乙未，應請赴高旻寺參加禪七，因持金錢戒，無錢過渡，涉水行墮楊子江中，自皖省荻港至采石磯浮沉一晝夜，爲捕魚者救之，七孔流血，師雖重病仍往高旻禪七，以悟爲期，精進勇猛，二十余日，禪功益進，萬念頓息，工夫落堂，晝夜如一。至第八七第三晚，六枝香開靜吃茶，沸水濺手，茶杯墮地，一聲破碎，疑根頓斷，

豁然悟道，隨述偈曰：『杯子撲落地，響聲明漚漚。虛空粉碎也，狂心當下息』。又偈曰：『盪着手，打碎杯，家破人亡語難開。春到花香處處秀，山河大地是如來』。於此之后，尤精進不息，至阿育王寺燃指拜懺，以報親恩，如是數年。復擬再朝五臺，至北京遇戰事，隨扈蹕西行抵西安，主建息災法會于卧龍寺。爲杜外擾，結茅終南山嘉五臺，改號『虛雲』，渴飲積雪，野菜充饑，臘月之中，煮芋釜中，跌坐待熟，定去，時逾半月，消息傳出，僧俗咸來參拜，爲避酬答，宵遁而去，經蜀入滇，擇福興寺閉關三載。后至鷄足山，受請主持鉢孟庵，立定清規，重振律儀，發心重修寺院，接待十方。爲募化，單身前往南洋至南甸路新街，抵仰光轉馬來西亞，一路講經，皈依數千。光緒三十二年（公元一九〇六年）丙午。經日本回國抵滬，即偕寄禪和尚等進京請願，申保護寺產挽救佛教之由，得諭示告準，且賜龍藏、紫衣、鉢具、錫杖、如意及玉印，受封號佛慈弘法大師。翌年再南行抵檳榔嶼，復轉泰國，於王宮中講經，一日忘記講經，跌坐入定九日，轟動暹京，泰王禮請千衆皈依。宣統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年），又至仰光迎請玉卧佛像歸鷄足山，后主祝聖寺法席，數年大振道風，講經傳戒。二年后，再度受舉爲僧界代表晉京請願，旋抵滬組建中國佛教總會，次年歸滇，親襄省佛教分會會務。民國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甲寅，再度入藏朝雪山太子洞，禮喇嘛教十三

大寺。民國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癸亥，受聘主昆明雲栖寺法席。民國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丙寅暮春傳大戒，殿前老梅枯枝忽生白蓮數十朵，形大如盂，微妙香潔；園中青菜亦甲涌青蓮花萼現立佛，吉祥瑞應，觀者皆贊。民國十八年己巳（公元一九二九年），受請回鼓山任方丈，時師年已九十，力除陋習，整頓寺規，擴建寺宇，講經傳戒，創辦戒律學院，整理經板文物，數年之內，道風肅嚴，四衆仰之，與金山高旻寺鼎立而三。五年后，受請行嶺南赴曹溪南華寺復興祖庭，革除陋習積弊，蕩滌污穢，嚴守戒律，力挽頹風，葺修祖殿，專設學校培育僧材；登臺執講，聽者誠服；修葺禪堂與念佛林，重揚規矩，再現古範。時值抗戰之際，乃設壇追祭抗日陣亡將士，且又每日率衆禮懺，薦亡息災。更倡減免晚食，以余糧奉獻支援前綫；將信衆所贈果資以賑灾民；且于曲江大鑒寺內開辦紡織工廠，安置流亡僧尼。民國三十三年（公元一九四四年）甲申，禮雲門，因見祖庭敗落不堪，感慨萬分，發願重興，以百歲高齡親率僧衆披荆斬棘，填土築堤，自燒磚瓦，再造殿堂，盡九年之心血，始具規模，殿閣齊全，佛像莊嚴；又制規約，重振宗風；創大覺農場，揚農禪古風。一九五一年春擬傳戒中，有湖南某縣不良分子混入其中，被原籍公安部門捕回，乳源縣地方當局由此而懷疑雲公藏有槍支、電臺、金銀等，隨來軍兵百余，圍守全寺，禁衆

出入，逼公交待，幾次拷問繼以動刑，施以無禮手段，公默忍受，旋入定，至兜率內院聽彌勒菩薩說法及見原相識諸尊宿，經歷三個月，京穗調查組至寺，一場鎮反擴大事件始告平息。其中又於民國三十五年（公元一九四六年），以抗戰結束，主法羊城淨慧寺，寺內緋桃忽然著花，重臺璀璨，萬衆道喜。后更有美國信女詹寧氏遠航來華，專程求法。公發心接引，爲主禪七。一九五二年春，應邀進京，主壇世界和平大會于廣濟寺，多方操勞，籌建中國佛教協會，受衆舉爲首席發起人；復爲佛教代表接受錫蘭代表團所獻佛舍利等寶物。是年冬，南下抵滬，再主祝願世界和平法會，歷時四十九天，繼主禪七二期，多有開示，皈依者數萬，轟動一時。次年又至蘇杭再主法會，瞻禮者如潮涌，皈依者又數千，并重建紹隆祖塔，勒石爲碑。六月返京參加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大會，爲正道風，痛斥亂戒之謬說，四衆誠信，擬推選爲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公以衰老推辭，任名譽會長。旋至匡廬，養病大林寺，適雲居僧人達成參謁，叙說雲居荒蕪情況，公聞之惻然，於五三年七月初登上雲居山，眼見歷代祖師最勝道場竟荆莽沒膝，草深三尺，金身荒露，淒然泪下，遂發心重修。先結茅而居，春谷爲食，以圖復興，四方僧衆，聞風雲集，不多時逾千指。公爲護法安僧，多方策劃，數年之內，創辦僧伽農場，又視僧衆之所長，分隊組之，或營建，或事農。翌年